

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 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

中國全史

总主编 张弘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全史

秘史卷

(第七册)

徐哲身 张恂子 著
许慕羲 许啸天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第六十七回 毁琼楼脂香随流水 还鸾辇豪气逐风云

却说那个红缨会，便是燕王朝的红巾教匪白莲党唐赛儿的遗裔。自赛儿授首，她的徒众漏网很多，一时在山东立不住脚，便悄悄地往江西，改名叫做红缨会。当时有个大头伍如春，手腕极其灵敏，交际上也很圆滑。凡赣西上自督抚，下至邑令县丞，都和他通声气的。伍如春落得大胆干一下，于是创起这个红缨会来。入会的不论男女老幼，只要纳香资金两百文，就可承认为红缨会的会徒。做了会徒有几种好处：如是贫民，会有施米、施茶，病了有药，冬天有衣被，一概把来施给贫苦人家，以是一般贫民真趋之若鹜。伍如春死后，由他的徒众承受衣钵。这样一代代地传到了王僧雨手里，和他的结义兄弟李左同、杨清等，把红缨会大大地整顿起来。有来入会的，改香资金二百为米一斗。以杨清为枪棒教师，教授徒众拳术。那些无赖流氓争先入会，他们学会枪棒，就好去厮打索诈。

红缨会的会务一天兴盛一天，徒众也日多一日。一班不肖的会徒，渐渐依仗着会中的势力去欺压平民、武断乡里。闯出祸来，被人将会徒绑赴有司，只消会里头首领的一张红柬，立刻可以释放的。因为江西的布政使袁馥为人很是迷信。他的夫人江氏忽然患了难产，经王僧雨一阵地捣鬼，竟获母子俱安。江氏感激不过，便也入了红缨会。袁馥本有季常癖的，见他夫人这般虔信，自然也十分赞成。还赠了红缨会一方匾额，称为近世的神教。江西的人民见布政使老爷都来提倡了，大家越把红缨会当神佛崇奉了。

王僧雨又得袁馥的推荐，投在宁王宸濠的门下，这样一来势力不大也大了，地方官谁敢违忤他。江西各州郡说起王僧雨的大名，人人知道，也人人害怕他。讲到这红缨会，是信奉道教的，他们会里的祖师是太上老君。红缨会的规则，起初的时候定得严厉异常，会徒在朔望要去谒祖师，不准茹荤酒，不得犯奸淫，疾病不求医药，只在祖师面前哀祷。不应死的祖师会夜入病家施给仙丹，无论什么重症，便可不药而愈。婚嫁又要报知祖师，祖师若不答应就终身不许婚嫁。祖师在香盘上写出“可以”两字，这是祖师答应了，于是才去预备婚嫁。

到了迎娶的那天，乾宅须请祖师至家，由师公代祖师莅临（红缨会大首领称师公），新郎新妇排着香案，跪接入新房。新郎叩头退出，师公吩咐新娘把门闭上，室中灯烛一齐熄灭了，师公和新娘在暗里摸索，名唤传道。这样的直到天色大明了，师公开门出来，新郎新娘俯伏恭送。当师公在室中和新娘传道时，新郎并亲戚眷属一例远避，不许私自窥探，否则祖师就要降灾祸的。传道后的新娘，人家问她与师公干些什么，那新娘便涨红了脸，虽对自己的丈夫父母，也不肯实说的。

那时有个浮滑的会徒心里终觉有些疑惑，等到自己娶亲那天，师公循例到他家

里，闭了房门熄灯和新娘传道。那会徒却悄悄地爬在窗口上探首进去瞧看。但见火光一闪一闪的，隐隐望见新娘一丝不挂地倒在榻上，双足挺出在帐外。那个师公跪在榻前，低着头，伸着脖子，嘴里喃喃地似乎在那里诵咒祷告一般。那会徒看得浑身肤栗，不禁怪叫了一声，室中火光立时熄灭了。眼前的现象也随着火光而隐。

第二天上，师公出来，责骂会徒窥探他的神秘。那会徒再三地狡赖。师公气愤愤的，头也不回地去了。过不上两天，那会徒便被人杀死在路上，大约就是祖师所降的灾祸了。自此以后，师公往人民家中传道，谁也不敢私窥了。还有求子女的，也和传道相似。一般的请师公到家里，经师公和无子女的妇女闭了门祷那祖师，听说有验有不验的，那是命中有子无子的关系了。总说一句，那祖师是喜欢阴性的。不论去求什么事，妇女去祈祷最好，美貌的妇女更来得灵验。还有那些会徒，都要听师公的命令。师公说怎样就怎样，不得稍有违拗。

那时红缨会的大师公王僧雨，副师公李左同很有点神通。又能符篆治病，甚是灵效。更有大师父杨清习得一身好武艺，寻常几百个壮汉休想近得他身。杨清自己说：“舞起那口大刀来，千军万马都如人无人之境。”他所使的大刀，是鄂州关帝殿里的，系纯钢镔铁打成，要有一百四十四斤。杨清拿在手里好像灯草儿似的，施展得五花八门，呼呼风响。待到停住时，面不改色，气不喘嘘，端的好本领。江西地方都称他为杨大刀，没一个人斗得过。

杨清在红缨会中职使已很不小了，王僧雨、李左同下来就要算着杨清，所以称他做师父。师父比师公只小得一肩。师公最大，祖师（指太上老君）以下第一是大师公，次副师公、再次为师父，师父以下概称师兄。又有称师弟的，是较师兄更小一辈。其他如师子师孙等，那是越加小了。那些师兄们犹之军队中的排长什长之类，专门管辖师弟们的。师弟又似军中正目副目，管领师子师孙，统辖师兄师弟的就是那师父杨清。杨清又兼任着拳棒教师，把拳术、刀枪剑戟各样兵器的用法教授那些师兄师弟，真是人人学得武艺精通，手脚敏捷。

宁王闻得红缨会的盛名，满心要结交他们，以便将来充作军队。于是布政使袁叟要讨好宁王，把王僧雨举荐与他。宁王得了王僧雨，当他和神佛般地敬重。自正德帝命江西巡抚调去宁王的卫队后，宁王忙和王僧雨商议，叫他弄些会徒来保护藩邸。王僧雨答应了，发令下去，便开来红缨会的师兄两篷，共是三千五百名，由大师兄红孩统带，驻扎在宁王府的左右。宁王见那些会徒的打扮，一例白衣黄帽、短衣窄袖的，帽顶上缀斗那么大的红缨。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，都是英雄好汉。看得宁王欢喜得了不得，立叫饷银科每名赏给文银二两。这些师兄们都经杨清亲自教授过，的确个个了得。不过大半是无赖出身，有了钱就要滥嫖狂赌的。

宁王府前，自到了红缨会的两篷师兄，南昌城中走来走去满眼都是黄帽白衣拖红缨的人了。初到时和人民尚觉相安，日久渐渐地显出狐狸尾巴来：见了美貌的妇女，任意在当街调笑。取了人民的东西不肯给钱，三句话儿不对胃口，拨出拳头便打。一班平民百姓哪里敢回手，只好忍气吞声地算了自已晦气。红缨会的势焰熏天，小百姓却怨声载道。大师兄既管不了这些帐，宁王也只当不听见。可怜南昌的小民，真是有

口难分说，含冤没处伸，人人叫苦连天。有的携着家眷往别处去谋生去了。所以王经略（守仁）下南昌的时候，城中已十室九空了。

再说王守仁奉旨经略江西，即日下了新城，大败红缨会的师父杨清。师公王僧雨、李左同亲自领着大兵和守仁开战。宁王宸濠也派了都督大狗子、指挥凌泰前来救应。守仁兵进丰城，王僧雨统了徒众迎战。这班亡命的会徒预听了王僧雨的鬼话，谓上阵只愿向前冲，自有神兵救应。于是大众不顾死活地争前杀上。

王守仁怕他来势过凶，令兵士分做两下，任王僧雨的人马过去，突然两翼杀出，将僧雨并徒众团团困在内。后面李左同望见，忙率兵救应，不提防守仁部下的指挥边英分兵从斜刺里杀出。那些会徒平日但知欺凌平民，哪里经过什么战事，到了这时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各自弃械逃走，守仁和边英挥众追杀。这一场大战，直杀得人仰马翻，尸积拥途、血流成渠。尤其是一样特色，就是会徒们头上的红缨一时堆弃满地。王僧雨与李左同各自杂在乱军里逃命。正走之间，一枝流矢飞来，射中李左同的面颊，仆地倒了。王僧雨大吃一惊，待要救他，又被自己的败兵冲上来，王僧雨立脚不住，只得回身再逃。

约走了有半里多路，忽当头闪出一彪人马。王僧雨大惊道：“罢了！俺家今天死也。”蓦地听得败兵欢呼起来，僧雨定睛看时，来的不是敌军，乃是大师父杨清在新城败走，收拾了余众，尚有三万多人，杨清遂整顿一番，重振旗鼓卷土再来。闻得丰城受困，便率部众前来救应，恰好逢着王僧雨败下来。杨清让过王僧雨，摆开人马，迎住王师。劈头遇着指挥边英。杨清跃马舞刀大喝：“敌将慢来，杨大刀在此！”边英也不打话，挺枪直取杨清。

两人交马大战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王守仁挥着兵马赶来，见贼众有了接应，随即鸣金收兵。边英不敢恋战，勒马自回。杨清也不追赶，忙收集徒众，和王僧雨的残卒缓缓地自还丰城。这里王师阵上，指挥边英回马向王守仁说道：“咱正要擒拿贼将，为甚鸣起金来？”守仁答道：“我兵力却猛贼，困乏已极，虽仗得胜的锐气，怎敌得他的牛力军。且穷寇勿迫之太急，急则拼死，我军被其反噬，因而受挫，这不是贪功的坏处么？所以我见机而作，不致自取其咎了。”边英唯唯。忽报马指挥已复得丰城了。守仁拈髯大笑道：“果不出吾所算！”边英惊问，守仁笑道：“我知贼众无谋，战必倾城而出，特着马指挥领一千人马袭他的城池。竟唾手克复了丰城，贼无容身之地了。”边英不觉拜服道：“经略神机，下愚等所不及。”

且说杨清和王僧雨会兵一处回往丰城，猛见东西两方杀出两队人马。王僧雨魂魄俱丧，忙拨马先逃，败众随之。只有杨清一队兵马，与大师兄红孩儿分兵两路迎敌。待到走近，细看旗帜上是副督王、都指挥凌泰，方知是自己人马。当下都督王大狗子、都指挥凌泰便下马来与杨清相见，谓宁王闻新城失守，特着某等来助战的。

杨清大喜，忙招呼了王僧雨，也和凌泰、王大狗子相见了。王僧雨见骤添许多兵马，胆也比方才大了些。于是三路兵马取丰城大道而进，不一会到了城下，王僧雨一马当头，大叫开门。城上忽地一声鼓响，一将立出敌楼，乃是守仁部下的指挥马群，高声大叫道：“俺已占了丰城，你等快下马投降吧！”王僧雨这一惊，几乎堕下马来，

不由地心上大愤，把鞭梢指着城头上大骂。马指挥拈弓搭矢，只嗖的一箭，正射中僧雨的耳朵，把耳边戳破，那枝箭滴滴溜地飞过去，不偏不倚地却巧射在王僧雨背后的大师兄红孩儿颈上，翻身落马。徒众急忙去扶持起来，看那红孩儿已奄奄一息，眼见得死在阵上了。这个马指挥本特擅穿杨，能开五石硬弓，射出的矢力很强，所以一伤两个。把个王僧雨气得暴跳如雷，下令徒众攻城。

杨清便一跃下马，抡起手内的大刀，大踏步跃过吊桥，亲自来抢城池。城上的马指挥只令军士放箭，硬弩矢如飞蝗，射得那些会徒纷纷倒退下去。杨清也臂中两矢，忙回头奔回本阵。王僧雨见城上守护很密，咬牙拍马鞍愤道：“俺今天不夺归这座城子，死也不回去的了。”说得王大狗子、凌泰等怨恼万分。当下王僧雨传令，军士暂行休息，预备傍晚时抢城。军士们巴不得有这一令，便一拥地散队，各自扎营休息。天色将晚下来了，王僧雨令军士造饭，饱餐一顿再行攻打。谁知营里的徒众一听到休息令便一齐卸甲坐卧，连饭也懒得起来吃了，休说是再叫他们攻城了。那王大狗子和凌泰的军队一般是乌合之众，散队后和没事一样，笑的笑，唱的唱，那里有什么军队的样儿。待王大狗子的大营里传下上灯令，司事兵连张了好几道的号鼓，还不曾见他们集队。

城内马指挥是个惯战的能将，他望见敌营里灯火散乱，不觉笑道：“贼兵一点纪律都没有，怎好成得大事？”于是和副指挥马荣、游击赵秉臣、副总管杨义等暗自商议道：“贼人新贩得援军，锐气很盛。但他日间攻城受挫，人心已懈。俺们不如乘他们的不备，分四路杀出去，大家总集了去踹他的大营，怕不杀得贼众片甲不留。”赵秉臣拍手道：“这计划很不差，某愿去打头阵。”杨义也说要去。马群大喜，即着赵秉臣带兵三百人，从敌人右营杀到左营前集合。又命杨义领兵三百人，自敌人左营杀至右营，也在大营前会合。又唤郎千总率兵两百名，专在贼人大营后擂鼓呐喊，不必交战，以疑敌军。又嘱咐副指挥马荣守城，如有敌人来攻，只拿强弩射住，休要出战。马群分拨已定，自己领了一千人马悄悄地去踹大营。

这天的夜里，云黑风凄，星月无光。王僧雨因心中纳里闷，和杨清置酒对饮。约有二更天气，左营中忽然有人声嘈杂起来。王僧雨分左右去探视，回说树林中似有敌人踪迹，兵士大家疑扰。王僧雨道：“凌指挥在哪里？”“凌将军正在弹压。”杨清道：“要防敌人劫寨，宜小心些儿。”王僧雨大笑道：“他城中不满一二千人，敢出来么？”杨清正色道：“王守仁极多诡计，他万一乘夜前来，倒是很可虑的。”王僧雨越发大笑道：“守仁屯兵的地方，距离此处有八九十里，除非他兵马能够飞行，否则警骑哨巡在三十里外，他一举动咱们先要知道。”话犹未了，右营中鼓声大震，喊杀不绝。杨清惊道：“莫不是真个有变么？”说着左营喊声并起。

杨清慌忙提刀上马，只见当头一彪人马杀进大营，逢着人就砍，勇不可当。杨清知不是势头，想往后营奔去，猛听得鼓声如雷，呐喊喧天，黑暗中不知敌人有多少人马。杨清不敢再走后营，拨转马头，舞着一口大刀，保护王僧雨冲出前营。官兵到底人数有限，被杨清杀开一条血路，望东便走。劈面正逢着总管杨义，两人交马战有二十余合，杨清无心恶战，只顾夺路而逃。又值赵秉臣自右营杀出，忙来拦住杨清。

马群恰好从大营里兜转出来，见一将使着一柄大刀奋勇异常，所到之处人马纷纷四窜。只见得头颅滚滚，热血飞溅，赵秉臣、杨义两将和那使大刀的厮拼，兀是赢不得他。马群不由地暗暗喝采道：“贼人中有这样的好本领，真是可惜了。”想着便在雕囊中抽出铁胎弓，扣准矢弦望那使大刀的咽喉射去，箭已在弦，马群忽然感到英雄爱英雄的一念，转想自己和他无仇，何必定要伤他性命。因把箭头略一低偏了些，当的一箭飞了出去。这马群是著名的神箭，说一是一，没有虚发的，何况又是暗箭。

杨清苦战两将，那里留心到暗算，马群的那枝箭射去，正中左膊，翻身跌下坐骑来。杨义眼快，一枪杆扫去，杨清还没有站稳，被杨义一枪杆打倒。兵上并上，立时捆绑起来，抬着走了。马群见擒住那个勇将，就把鞭梢一指，军士大喊杀上。杨义、赵秉臣和生龙活虎一般，杀人似切菜砍瓜，霎时间积尸满道。那些会徒恨不曾生得两翅，飞不上天去，都吃官兵杀死。杨义尽力追杀，王僧雨已趁杨清被擒的当儿，从斜刺里逃走了。剩下的王大狗子和凌泰，一个自右营逃出，一个从左营遁去。两人集兵一处，往南康疾驰。想不到在大营后擂鼓呐喊助威的郎千总，闻得王师获胜，也想立些功绩。便带着两百名小兵在羊肠窄道上抄过去，劫截些败兵的旗帜、器械、马匹之类，倒十分得手。

正夺得起劲，蓦见一大队败残人马冲下来，为头的正是王大狗子，挺着一枚画戟直杀将来。大狗子本欺郎千总人少，毫不放在心上。偏偏郎千总的武艺不弱于王大狗子，他见大狗子的画戟来得凶猛，赶忙让过了戟锋，回手就是一铜锤。大狗子把戟去一抵，虎口几乎震碎，叫声：“好狠！”将手中的画戟紧一紧，接二连三地向郎千总刺去。郎千总也不慌不忙地举锤相迎。不图凌泰在一边看得焦躁起来，大喝一声，半腰里跃马横枪突然地刺将过去。郎千总却不曾提防的，肋下扎个正着，坐不住鞍蹬，一个倒栽葱跌落马下。大狗子趋势一阵掩杀，两百名小卒一哄时都走散了。

那里杨义、赵秉臣、都指挥马群等正在搜寻余贼，遥望东南角上火光映耀，喊杀声隐隐可闻。马群指挥说道：“这郎千总吃贼兵围困了，俺们快去救他。”杨义应声向前，兵士尤其奋力。待得赶到那里，郎千总已被凌泰结果，正和大狗子两人追杀两百名小卒，方大显威风的时候，杨义一马飞至。后面赵秉臣和马群并上，把凌泰围住。大狗子急策马待走，马群舍了凌泰，迫着大狗子交锋，只两三合，早被马群带住勒甲丝绦轻轻一拖，便活捉过马来。

凌泰给赵、杨两将杀得气喘汗流，回头见狗子有失，心里一慌，赵秉臣金刀飞起，削去凌泰的半个犬灵盖。秉臣以为这功劳是自己的了，谁知当他的刀劈着凌泰脑袋时，杨义枪尖也刺入凌泰前胸，直透后心了。杨义使劲拔那枝枪，赵秉臣霍地下马割了凌泰首级。等杨义抽出枪来，赵秉臣把凌泰头颅悬在自己马项下了。杨义眼看着赵秉臣这样夺功，心中大怒，便放下脸儿大喝：“赵某把人头留下了。”秉臣也恨杨义抢他擒杨清的功绩。因杨清就缚虽是马指挥的一箭力量，假使杨义不争功，秉臣也能砍倒他的。如今经杨义才敏眼快，一枪杆把杨清打翻，秉臣到手的馒头吃他攫去，心里本身有些不甘。

这时见杨义变脸，秉臣怎肯相让，不觉冷笑一声道：“贼将是谁杀的？只配你有

这本领，别人便不许立功么？”杨义愈愤道：“明明是俺刺死的，你怎的赖俺的？”秉臣也怒道：“贼顶的脑盖是你枪尖能劈去的么？你这一枪是打死老虎，谁不趁现成！”杨义听见说他打死老虎，不禁心头火起，更不回话，举枪就搠。赵秉臣大叫道：“你敢动手么？”杨义又是一枪，秉臣万分按捺不住，便挥刀相迎。两人一来一往，一去一还，刀对枪御地大战起来。

马群擒了王大狗子，指挥兵士杀贼，猛见赵杨两将自己向自己厮杀，慌得跃马骤驰过来解劝，一支枪想逼住两般兵器使他们分开，于是施展一个双龙入海势搅将进去，赵秉臣的刀倒逼住，杨义枪却不曾的，被杨义乘间一送，正中秉臣的咽喉，喊得半声“哎呀”，倒撞下马鞍死了。马群大吃一惊道：“我不杀伯仁，伯仁为我而死，这可怎处？”杨义仰天叫道：“丈夫一人做事一身当，咱自去见经略去，断不累及他人的。”道罢策马自去了。马群只得收了兵马，暂入丰城。次日王守仁大兵已到，马群把他迎接进城，述了破贼的经过，又将赵秉臣、杨义的事说了。守仁令传杨义，已不知往哪里去了，当下王守仁亲率三军进扑南康。一面把杨清、王大狗子两名逮解进京。

时王僧雨逃入南康，守将江四十、吴廿四等两指挥见王僧雨全军覆没逃回，吴廿四、江四十早已胆寒，竟在黑夜潜出东门逃去。王僧雨一人如何敢留，也只有溜走。王守仁兵不血刃得了南康。宁王宸濠闻了各处警信，胆魄俱丧。又探知江四十、吴廿四、王僧雨等均远遁无踪，宁王慌得手脚俱颤。忙令邀谋士养正、参议刘吉，左右去了半晌，来回报称刘军师等不知在什么时候，已去得无影无踪了。

宁王听了越发举止无措，又顿足大骂：“王僧雨、刘养正、吴廿四、江四十、刘吉等这班无良心负义的逆贼，吃俺捉住了，亲把他们一个个地碎尸万段。”宁王正在恼恨，忽小监踉跄来报：“琼楼火起了！”宁王大惊，急叫家将们快去救火。又见兵马总管飞迸进府，喘气说道：“王守仁大兵已围住城下，大都督杨子乔已被敌人遣刺客刺死了。”宁王愈惊道：“守仁兵马怎的来得这样快？”子是他也顾不得什么琼楼了，颤巍巍地上城瞭望，但见旌旗耀目，剑戟如林，一座南昌城围绕得和铁桶相似了。宁王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，回顾见琼楼上烈焰冲天，眼见得那些美人一个个被烧得走投无路，都向着湖中便跳。可怜这一班红粉佳丽，从此香埋于水去了。

这座琼楼本是宁王新建得没有几时，专给艳姬美人居住的。那筑造和髹漆内外极其讲究，真是画栋雕梁、玉阶朱陛。就是陈设上也无一不是名宝的古董和异样的奇珍。这时尽付之一炬，叫宁王怎不心痛。当夜守仁令军士撤去北门，使宁王逃走。却预在十里的要隘上，着指挥边英埋伏了，俟宁王到这里时，人困马乏，一鼓擒住。其余的各门，命兵卒乘夜力攻。看看到了两更多天，忽然东门上喊声大振，城门大开，一员大将高叫：“予将献城！请王经略大兵进城。”王守仁听了，方要跃马向前，指挥深恐有诈，忙阻止道：“经略且慢冒险，容某去探察情形再说。”说罢军马进城，那大将在前引导，后面兵马一拥而入，竟毫无阻挡。才知宁王率领三百余名卫卒逃出北门，兵将等也各自散去了。

王守仁进了南昌，就在宁王府升堂，下令扑灭余火，一面出榜安民。又令把那献

城的大将传进来，马群在旁吃了一惊，那大将不是别个，正是刺死游击赵秉臣的副总管杨义。那杨义又见了王守仁，扑的跪下，叙述刺死赵秉臣后，自己知道罪大，连夜逃出丰城，在南京散布流言，惊走吴廿四、江四十等。还觉功不抵罪，又混进南昌，刺死都督杨子乔，并放火焚烧琼楼以乱他的军心。是夜又大闹东门，放王师进城，冀将功抵罪。说着探甲把杨子乔的首级呈献，王守仁点头道：“你有这样的大功，足赎愆了。”杨义拜谢，起身侍立。

不一会儿，边指挥解宁王和侍姬秋娘及家人婢仆，凡七十余名。王守仁命一并钉镣收监。第二天上，南昌的河中浮起十余个女尸来，个个是月貌花容面目如生，都是宁王琼楼中的神仙眷属，谁不说声可惜！王守仁便委马群、边英两指挥办理兵灾善后，自己却带了三千二百名健卒，五百名护卫押着宁王的囚车，往杭州来献俘。

再说正德帝在南京到处游幸，不把宁王变乱的事放在心上。朝中大臣却极言御驾远游人心不安，将来必酿大乱，宁王还是乱事的先声，劝正德帝审度利害，从速还都。正德帝仍是不听。又经纪梁储、毛纪等亲到南京跪伏行宫，要求正德帝下谕回銮，否则不肯起身。正德帝命都督王蔚云慰免几次，令暂行退去，梁储等只是不应。正德帝无法，只得传旨翌日圣驾起行。梁储等领了谕旨，自去筹备回銮的杂事。

到了第二天御驾起程，裕王耀焜并阖城文武都来俯伏恭送。裕王又派将军罗兆先率兵马五营护驾。其时随御的有大学士梁储、吏部尚书毛纪、都督王蔚云、将军杨少华、御前供奉官江彬、蒙古护卫官爱育黎、女护卫江飞曼、殿前指挥使马刚峰、侍卫官郑亘、护卫官李龙等，真是幡幢载道旌旗蔽天。一路上人民多排香案跪接。正德帝命车驾自金陵过镇江，经淮扬至苏州驻蹕。由苏至杭游西子湖，然后再行北还，哪里晓得天不由人算，正德帝才经扬州，便闹出一场大祸来。要知正德帝闹什么祸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 月缺花残凤姐伴碧草 鱼沉雁杳冯妇赴黄泉

秋光晴碧，湖水如镜，鸿雁排空，桅樯林立。崔巍的金山寺矗立江心，一叶渔舟出没烟波深处。山巅远眺，景色似绘，真是一幅极佳的江山画图！人们到了这种青山碧流的所在，谁不要徘徊瞻览一回，赏玩山水的佳景。这时金山的一带舟楫连云，旗帜飘空，正是那正德皇帝重游金山寺的时候。正德帝游过金山，下谕驾幸扬州。梁储、毛纪辈见正德帝已有回銮的旨意，不便过于干煞风景的事，只好随驾到处逗留游览。不日到了扬州。

其时的扬州府鲁贤民，倒是个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好官儿。当下闻得御驾入境，忙率领扬州文武各官，远远地出城跪接，把扬州的琼花观（宋称蕃厘观）作为正德帝的行轅，对于一切的供张上都很菲薄。正德帝却不甚计较，倒是那供奉官江彬嫌鲁贤

民做事怪癖，偏偏百般地挑剔，弄得清廉不阿的贤太尊几乎走投无路，甚至典质了妻女的钗钿裙衫来供应这穷奢极欲的皇帝。在鲁贤民已是竭尽绵力，江彬心里还是一个不满意。

一天正德帝驾舟出游，经过那个汎光湖，见湖光清碧，波平如镜，湖中游鳞历历可睹。正德帝不禁高兴起来，回顾江彬笑道：“倘在这个湖中网一会鱼儿，倒是很好玩的。”时知府鲁贤民侍驾在侧，江彬正要寻他些事儿做，因忙回禀道：“扬人的水上生活本来是极有名的。皇上如要亲试，叫扬州府去预备就是。”正德帝越发喜欢，即命鲁贤民去办渔舟网器等物，立待应用。

贤民不敢忤旨，顷刻间把网罟、海兜、渔箸、罟罟诸物置备妥当了，又雇了四三十名渔夫，并三十艘捕鱼的小舟，便来见驾。正德帝由江彬扶持着上了大艇的头舱，舱前早安放了一把虎纹锦披的太史椅，正德帝坐在椅上远眺江心茫茫一片，日光映照如万道金蟠上下腾跃，更觉奇观。于是江彬在船头高声下令捕鱼，只见三十艘渔艇齐齐驶出，艇上渔人各张鱼网抛向湖中。不止一刻，扯起网来看时，大小鱼儿已是满网，倾在舟中天矫踊跃，煞是好看。三十艘渔舟雁行几排在御艇面前，高呼万岁献鱼。正德帝令赏了渔夫。又见那些金色灿烂的鱼儿实在可爱。正德帝欲待亲自下渔艇去尝试网鱼的滋味，鲁贤民忙谏道：“皇上乃万乘之尊，怎可轻舟去蹈危险，望保重为宜。”正德帝哪里肯听，江彬也不阻拦，竟任皇帝去冒险。这时因正德帝巡幸江南，未曾携带内侍宫监，在旁侍候的除随驾官外，都是护兵们司役的。

这天正德帝荡舟游湖，只带了二十名护兵，及供奉官江彬。如护卫李龙、侍卫官郑亘、女护卫江飞曼等一个也不令跟随，侍驾的惟知府鲁贤民和三四名署役罢了。那鲁贤民见阻不了圣意，只得选了最结实的一艘渔艇，与三名亲随搀正德帝下船。船上一声唢哨，二十九艘渔艇团团护着御舟，渐渐地荡了开去。一叶小舟荡漾湖心，遥望湖西，水波泛澜长天一色，虽不是破浪乘风，倒也涤荡胸襟。正德帝是生长北方的人，本不惯水上勾当，幸得屡经舟楫，不甚畏惧。把个随在舟尾上的江彬，惊得手足发颤。艇身转掉，害得他目眩头昏，捧着头哪里敢看一看。知府鲁贤民是镇海人，很熟谙水性的。他瞧见江彬不会乘舟，乘势要报复怨恨，便故意叫亲随把艇尾时时掉头，弄得舟身摇荡不定。江彬坐不住艇尾，伏在舱舷上呕吐。正德帝却很有兴，还嫌四边护卫的小舟碍事，令他们各自撒网，谁的鱼网最多，另行重赏。这些民伕所贪的是钱，巴不得有这命令，就一哄地将艇四散，奋勇去打网鱼儿。这样一来，那二十九艘渔船在江面上往来驰骤，翻江搅海，平镜般的湖水，被二十九艘艇儿扰得水波激射，舟上的人，兀是前仰后俯地站立不稳。那江彬更不消说了，几乎呕得他肚肠也要翻断了。中舱里的三四名亲随，伴着正德帝网鱼，鲁贤民立在船首上撑篙。他们一网网的，倒也打着了好些大鱼。正德帝看人家撒网有趣，竟从亲随手里拖过一张鱼网来，网的四周都缀着锡块，很是沉重。因有了锡块，撒网时有劲，也就容易散开和撒得远。正德帝体质被色酒淘虚的了，能有多大的力量去撒这半亩大小的鱼网，但一时不好下台，硬着头皮尽力地抛掷出去，网往前撒出，回势激过来很猛。

正德帝经这一激，当然立脚不住，且奋身撒网出去，眼前已觉得一黑，再被回力

一激，身不自主地往后便扑。这小小的渔艇也经不起似这般大做，以是倾侧过来。扑通的一响，正德帝翻落河中。船首上的鲁贤民吓得面色如土，大叫：“快来救驾！”二十名护兵也慌忙飞桨驶来。大家七手八脚地一阵鸟乱，正德帝已经三个亲随捞获。一个捧头，一个抬脚，当中一人顶在腰间，把正德帝托出水面，慢慢地润至御舟上，由护兵等接着，舁进舱中。这里鲁贤民打着竹篙，将渔艇靠拢御舟，从船舷上扶攀上去。

大家忙着救护正德帝，那湖中的二十九只渔艇上的民伕，还四处打捞，忽然都发起喊来。鲁贤民和护兵等把正德帝抠衣沥水，揉肚揉胸，已有些苏醒了。猛听得渔舟上喊声，回头瞧看，却是四五个渔夫，舁了江彬上御舟来。贤民方知江彬被正德坐艇倾侧，他没有留神，也同时落水。因救皇帝要紧，谁还去顾到什么江彬。这是江彬不应命绝，所以给渔夫们的饶钩搭住捞了起来。三名知府的亲随浑身淋漓地去救江彬，见他两眼向上，口鼻里塞满了污泥，气息若有若无的，差不多要哀哉尚飨了。亏的几个亲随，皆老于世事的，一面拿污泥拭去，又把他的身体倒搁在船舷上，徐徐揉着肚腹。江彬的口中就呕出一斗多清水，手脚渐见温暖，便悠悠地醒转来了。

于是由鲁贤民赏了那些渔夫，吩咐护兵们加力摇橹。赶至后土祠前，王蔚云等早就在那里侍候，听说正德帝落水，慌忙抢上御舟来问圣安。其时正德帝略略能够说话，身上还穿着湿衣，王蔚云、李龙、郑亘等将正德帝扶进琼花观。梁储、毛纪都去埋怨江彬，圣上冒险，不去谏阻。继见江彬经护兵们扶着，也弄得头青脸肿的，衣服污泥沾遍，倒不好过于责难他。一面召扬州名医替正德帝诊治，可是药石纷投毫不见效。

正德帝转是昏卧着，终日不言不语的，急得梁储及随驾各官员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毛纪还把扬州府唤到观中大骂一顿。鲁贤民回说：“江供奉的主意，卑小官吏不敢不从。”毛纪又传江彬，江彬已是复原了，也被毛纪责骂了一场，江彬再三谢罪。是夜梁储在观内集随驾文武诸臣密议善后。毛纪力主还京，都督王蔚云也赞助回辇。梁储说道：“如今圣体不像，似不宜舟车劳顿。然逗留在这里也不是了局，倘有不测，这责任谁敢担负？”江彬听了这句话，心里也有点胆寒，默默地不敢假名阻挠。梁储见众议一致，即传谕扬州府，备了轻快巨艇五艘，篷航十二艘，亲兵两百名立待分拨。又令裕王派来的南京留守将军罗兆先带兵马五营，仍开还应天，无庸护送。

第二日清晨，扬州府备亲兵船只进观请命。梁储便拣了一艘最大的船只作为御舟，舟内铺着黄缎锦毯，上盖绣幔，艇首插了一面百官免朝的黄旗，所有麾钺黄盖一概收拾起来，御舟上只梁储、毛纪、江彬三人伴驾，并供役亲随六名，船役十二名。其他王蔚云都督、郑卫官、江护卫、马指挥、爱侍官、杨少华将军、李护卫等分乘五船。两百名亲兵在篷船上支配。留出一艘，充为膳房。遣派已毕，才扶正德帝下艇。随驾官如李龙等，巴不得北还，大家纷纷上船。扬州府率领着三州七县的属吏都来跪送。

这时后土祠前后，看的人山人海，道上拥挤得水泄不通。梁储恐怕匪徒乘间犯驾，预令两百名亲兵自排列至观门，五步一哨，三步一逻。又着护驾武官张起黄幔掩

护正德帝，下船就解缆荡开，外人一些也瞧不见，不知哪一艘是御舟，都当悬百官免朝旗的是假充的。御舟离扬州时，的确有几个红缨会的羽党，要想得隙行刺，只为看不准哪一艘是圣驾所乘，未敢冒失而去。这是梁储的细心处。于是梁储等随驾起碇，轻车就道，又遇着顺风，张帆疾驶一昼夜，行三百，不日已至顺天的北通州（非江苏南通州）。由李龙乘着快马，进京报知监政杨廷和、蒋冕等，备齐仪仗銮辇，星夜出京往通州来迎圣驾。

这时正德帝病已好了八分，经梁储、蒋冕等扶正德帝登辇，从北通州起驾。一路迤迤进京，前导是甲士旌旗、麾纛曲盖，继以马侍卫，锦衣校尉，再次是幡幢宝帟、步行侍卫、指挥使等，随后是金瓜、银钺、卧瓜、立瓜、金挝、银瓜、金响节、白麾等，又继以仪刀、红杖、黄衣武护卫官和侍从武官等，后又后是黄罗伞盖、紫盖、黄幢、曲盖、曲伞、黄盖、紫幢、青帟等，又继以碧油衣帽的殿前侍卫、值班侍卫、女侍卫等，以下便是红纱灯、金香炉、金唾壶、玉盂、白拂、金盆、金交椅、玉爵、金水瓠、玉杯、金鼎、金烟壶等，后面是白象两对背驮宝瓶、宝盆等，距离御驾约十丈，徐徐地走着。象的后头又是护卫官、亲王、郡王、驸马都尉、皇族国戚等等，以下是护驾大将军、都督、侯爵世袭等武臣，再后是中官、都总官、内务总管、监督、内监总管、司礼监、御前供奉官等，这才轮到陪辇大臣，随着銮辇的左右是皇上的御驾了。

随驾的又是文武大臣、掎豹尾枪的侍卫、御林军、锦衣卫、禁城的禁卒、戍兵。督队的是五城兵马司，骑着高头骏马，全身贯甲，金盔银镫、左弓右矢，横刀扬鞭威风凛凛好不得意。正德帝御驾直进中门，祀了太庙、社坛，又绕行了禁城一周，才入乾清门登奉天殿，受百官的朝觐。

是年是正德十四年。正德帝自七年出巡林西，不久还辇。九年出幸宣府，十一年太皇太后驾崩回京奔丧。到了是年八月，又出巡江西，直到十四年九月回銮，足足在外游幸了四年。十四年中，倒七个年头不视朝政，只在各处游幸，所以时人称他为游龙。不好听些，简直是个荒政淫乱、沉湎酒色的纨绔皇帝。

那时正德帝退朝还宫，去谒张太后，自然十分喜欢。只有戴太妃想起自己的儿子蔚王厚炜，出驻南京，被刺客李万春戳死（正德帝初幸南京便遇刺客，误刃蔚王，见六十三回）。她见了正德帝，益觉触景伤怀，忍不住掉下泪来。又转念刺客是宁王宸濠指使，便把宁王顿足愤骂，嘱咐正德帝处惩宁王时，要将他的心脏剖出，祭奠蔚王，说时竟失声哭起来。正德帝忙拿话安慰戴太妃。出了慈庆宫，皇后夏氏和何妃、王妃、云贵人、龙侍嫔等都来参见。正德帝这时被戴太妃一提，蓦然记着了宁王谋叛的事来。又见了何妃、云贵人、龙侍嫔等，不由地想起月貌花容的刘贵人（芙贞），经那恶僧镜远赚进宁王邸中，江飞曼往南昌盗取，受伤奔归，从此消息沉沉。现下王守仁擒获叛藩，逮及眷属，刘美人定有着落了。

于是正德帝重行出宫，召杨廷和至便殿，诘问宁王的处置。杨廷和回奏：“宁王犹未囚逮京，现囚在刑部大牢的。只不过连党王大狗子，杨清两名正犯，闻王守仁已亲押赴杭州，预备圣驾幸浙时献俘。”正德帝说道：“这样卿去传檄王伯安（守仁字伯

安)，着即递解逆藩进京发落。”杨廷和领谕，飞檄浙江。王守仁接着，不敢怠慢，星夜押了囚车进京。不日到了都中，首先去谒见刑部，这是明朝的向例。

第二天早朝，由刑部尚书夏芳奏陈守仁逮叛到京。正德帝下旨：“文武大臣随驾，在乾清门受俘。”王守仁觐见毕，武侍卫押宁王并侍姬秋娘及家人等七十余名，跪到石陛下，一一点名。正德帝满望刘贵人在其内，谁知等到人犯唱名完了，不见刘贵人的踪影。正德帝心下很不高兴，又不好说明，因故召王守仁问道：“逆藩在江西作恶，专一劫夺良民的妻女，想他姬妾不止这区区十几人。”王守仁便把琼楼被毁，众姬妾大半投江自尽的事从头至尾奏述一遍。

正德帝知刘贵人也逃不了这劫厄，不觉愤气冲冠，指着宁王喝道：“朕未薄待你，你却三番五次地遣刺客行刺朕躬，还敢举众称叛。今日遭擒，死有余辜。且看你有甚面目去见列祖列宗。”宁王听了，自知有死无生，乐得冲撞几句，便也朗声说道：“厚照！你莫闭了眼睛胡诌，忘了本来面目。俺虽犯国法，是犯太祖高皇帝的，不是犯你的法。你说我背叛朝廷，你的祖宗燕邸，还不是篡夺建文的天下么？俺见不得列祖列宗，不知你的祖宗燕王也一般没脸去见太祖高皇帝。且从前燕邸是建文的叔父，俺也是你的叔父。今不幸大事不成，否则俺怕不是燕邸第二么？”正德帝听了宁王的一番无礼话说直气得面容发青，回顾刑曹，速拟罪名。刑部尚书夏芳谓：“律当凌迟炙尸，家族一例碎剐。”正德帝也不暇计及祖训，立命锦衣卫把宁王拖下去。

据明朝旧例，亲王没有斩罪的，赐死不过白绫鸩酒，最多处了绞罪。宣宗时以铜炉炙死汉王，已经违了祖制。正德帝杀宁王，因一时愤极了，和处置小臣一样，还管他什么祖制。所以后来的历史上很有非议于刑部尚书夏芳，史中都论他是违法的。再说正德帝受俘戮叛事毕，病体也大痊了，又想着那个安乐窝，和江彬重行豹房。其时太监钱宁已失宠了，又经江彬在旁撺掇，说钱宁曾私交宁王。正德帝大怒，将钱宁拿赴刑部。夏芳与钱宁，本来是怨恨很深的，肥羊落在虎口，能逃得脱身么？只略为鞠讯一下，便拟成罪名上闻。正德帝判了一个斩字，势焰熏天的钱宁自然头颅离颈了。

正德帝游了几夭豹房，天天想到刘贵人，也间接记起了宣府的风姐，又欲驾幸宣府。正值鞑靼小王子率兵第十一次寇边，廷臣派行军总管朱宁去征抚。正德帝笑道：“边寇狡猾，怙恶不悛，朕当亲出征剿。”都御史兰真忙奏道：“蛮夷不驯，自应遣派大将痛剿，陛下是天下至尊，岂可轻冒矢石？”正德帝不悦道：“朕便不能统师将兵么？”当时就提起笔来，自授为镇国威武大将军、总督天下兵马，即日出师居庸关。又颁布镇国威武大将军朱寿的诏令。

皇帝忽称臣子，自做官自喝道的笑话，也只有这位正德皇帝做得出去。大学士梁储等虽上疏切谏，正德帝急于游幸宣府，哪里把这些奏牍放在心上。于是点起兵马五万，只带了护驾官李龙、供奉官江彬，随辇大臣蒋冕、毛纪等，浩浩荡荡地师出居庸关。不日到了大同，总兵周凤岐来迎，奏陈小王子的兵马闻御驾亲征，已率了部属遁遁了。正德帝听了不觉哈哈大笑，下谕驻屯了人马，和江彬、李龙潜赴宣府，仍往国公府中，见了风姐，自有一番亲密。过了几天，毛纪、蒋冕也出来，苦请回銮。正德帝没得推托，只好传旨还驾，大军班师，一面把銮舆迎接风姐进关。谁知那风姐又染

起病来，坐不住銮舆。正德帝命改乘卧车，着李龙护持。这样地由陆路起程，看看将到紫荆关，凤姐的病症一天重似一天，日间清醒，晚上就气喘汗流，神志模糊了。

正德帝令暂住馆驿，来看凤姐，只见她粉面绛赤，咳嗽不止，形色似有些不妙。在行军倥偬中又没有宫人侍女服侍，三四名塞外的丫头，都是不解事的。正德帝方在烦恼，恰好江彬进来，听了正德帝的话乘势禀道：“臣妾现在后帐，可叫来侍候李娘娘就是。”正德帝大喜，即传江彬的侍姬进来，见她生得玉肤殊唇，容貌十分冶艳，先有些心上喜欢了，哪知榻上的凤姐忽地翻过身来，微睁杏眼叹口气道：“臣妾福薄，不进关也罢。”正德帝安慰道：“你且静养着，身体好了，朕带你进宫共享富贵去。”凤姐摇头道：“村野的女儿，哪里有这样福命，今天恐怕要和陛下长别了。愿陛下早还銮辇，以安人心，臣妾死也瞑目。”

说罢掉下泪来。正德帝也忍不住垂泪。又见凤姐她瘦骨支离的玉臂，握住正德帝的左手，流泪说道：“臣妾死后，没有别的挂怀，只有一个哥哥，望在臣妾分上，格外施恩。”凤姐说到这里，已呜咽得说不出话来。粉脸更觉绯赤，气喘愈急。勉强支撑了一会，哇地吐出一口紫血，两眼往上一翻，双脚挺直，呜呼哀哉！正德帝叫她不应，不由得失声痛哭，李龙在外面听得也直抢人来抚尸嚎咷。正德帝哭了半晌，下谕就馆驿中替凤姐开丧，依嫔妃从丰盛殓。

这几日中，正德帝没情没绪的，晚上便拖着江彬的侍姬冯氏侍寝，又闹了三四天，蒋冕、毛纪等力请回銮。正德帝令将凤姐的灵柩载在凤辇上，竟入紫荆关。到了都下，正德帝又命排列全副仪卫，迎接凤姐的灵柩，直进京城正门。这样一来，廷臣梁储、杨廷和、蒋冕、毛纪等上疏极力阻谏。时吏部侍郎杨一清新从宁夏调回，也力阻不可。

正德帝决意要行，众臣便议改东门，正德帝还不满意。君臣争执了好几日，才得议定：把凤姐的灵柩从大明门而进。一路上仪卫煊赫，为历朝后妃所不及，这也算凤姐死后的荣耀了。灵柩进了城，厝在德胜门内的王皇殿中，天天有百来个僧道建坛超度。直待过了百日，正德帝又替她举殡，附葬皇陵，又经群臣苦谏，算改葬在北极寺的三塔旁，并建坊竖碑。那座墓形，极其巍峨壮丽。正德帝还要给凤姐建祠，到底怕后世讥评，只得作罢。

正德帝自凤姐死后，也无心再往豹房，更不住大内，只和江彬的侍姬冯氏终日在西苑厮混。江彬盼望冯氏回去，早晚伸着脖子望着，还是消息沉沉，未奉旨意，又不敢进西苑去探听。只有候个空儿，向那些内监探问冯氏的音耗。左等不来，右等不见，江彬这时深悔自己当时举荐的不好。一天，西苑中的小太监出来，江彬忙又去探听冯氏。小监回说：“冯侍姬已死了。”江彬见说，大惊道：“怎么就会死了？”小监冷冷地答道：“冯侍姬自己投水死的，为的什么事，咱却不知道了。”江彬听罢几乎昏倒。要知那冯氏怎样死的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 煮鹤焚琴孤灯寂寞 刻舟求剑众喙纷纭

碧草如茵，花开满院，万紫千红，真好算得遍地芳菲了。这禁中的西苑，还是宣宗朝所整葺的。甚么奇葩异卉，种植得无处不是。一到了春光明媚、莺啼燕唱的时候，人立在万卉中，香风袭衣，花飞满袖，罗衣翩翩的美人儿，处身在这个花雨当中，不是当她天上的仙女，也定要疑她是个花神了。

正德帝自宣府回銮，转眼又是春景（正德十五年）。他见景伤怀，就要想到刘芙贞和风姐了。幸得那江彬的侍姬冯氏经正德帝纳为侍嫔，倒也还能解忧，逢着正德帝伤感时，便找些消遣的事儿出来，把郁闷空气打破，竟能逗开正德帝的笑颜，不是也亏了她么？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正德帝渐渐有些离不了冯侍嫔，自然慢慢的宠幸起来了。冯侍嫔的人又聪慧，做一样似一样的。有时袭着舞衣，扶了两个小监，效那玉环的醉酒，故意做得骨柔如绵，醉态婆娑，轻摆着柳腰，斜睨了两只秋波，万种妩媚，倘使杨妃当日，也不过如此了。引得旁边的宫人内监都掩口吃吃的好笑，把个酷嗜声色的正德皇帝看得目瞪口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一会儿冯侍嫔又学西子捧心；又效戏剧中的昭君出塞，手抱琵琶，骑在小马上，身披着雪衣红氍，伸出纤纤玉手拨弄琵琶，弹一出如泣如诉的《昭君怨》，凄惋苍凉，宫女们都为下泪。正德帝只是击节叹赏，命太监斟上半盏玉壶春来，赐给马上的“昭君”，算是饯别的上马杯。冯侍嫔真个一口喝了。正德帝自己也饮了三爵道：“这叫做连浮三大白，激赏美人的琵琶妙曲。”冯侍嫔下骑谢了，便一席共饮。似这般的君臣调笑，无微不至，可称得极尽欢娱了。

冯侍嫔又善各样的妆饰，甚么飞燕轻妆，貂蝉夜妆，洛水神女妆，西子淡妆，大小乔的浓妆，素小青的红妆，苏小小的素妆，娥皇的占妆，虞美的靓妆，木兰的武妆，齐双文的半面妆，杨太真的艳妆，寿阳公主的梅花妆，诸美人的妆饰淡雅浓艳，无不别致。尤其是双文的半面妆（齐帝常眇一目，双文妃作半面妆侍之。后陈圆圆事闯王亦然），把半边脸儿搽得红红的，鬓光钗整，的是个浓艳的美人。还有半面却涂了黄水，满现着病容，更兼发髻蓬松，又似乡间懒妇。一个人变了阴阳脸孔了。正德帝每看了冯侍嫔的半面妆，虽在极懊恨的当儿，也往往破颜为之一笑。

又闻那冯侍嫔的房术甚精，据她自己说，是江彬亲授的。她第一佳处，就是花信芳龄的少妇，依旧是个好处子。进一步讲，已经破过瓜了，还是和处子一般无二。而且真的处女，经过半年三月就有变异的象征。她这充做女孩儿，是永远这样，不会变更的。正德帝起初不相信冯侍嫔的话说，日久觉夜夜搂着处子，这才有些诧异。若然她自己不道破，谁也辨不出真伪来。正德帝使她将这个妙术传给宫人们，冯侍嫔笑着不肯吐露。正德帝当她是自珍，冯侍嫔正色说道：“这是从前彭祖的房术，非人尽可

授了。必其人有适当的根行，才得学习。获到这种异术的人，大都身具仙骨，只要悉心研习，自然得成正果。但所忌的是犯淫乱。夫妇大道，君子乐而不淫，那才配谈到正道上。如其贪淫纵欲，元神耗虚，仍旧夭促寿限，挨到一百岁也是没益的。彭祖修道，确获长生，后纳孀妇，被美色迷恋，忘却八百年的功行，任情纵欲起来，只三个月便断送了。显见得功行无论怎么深远，一涉邪淫，就要挫败的。”正德帝听了，不觉栗然，半晌方说道：“江彬家里似你这般的有多少人？”冯侍嫔笑道：“江二爷依了古法，派人往各地去遴选，七八年中，千万个女子里面，只臣妾一人。江二爷在臣妾身上不知花去了几多心血，今日忽的来侍候陛下，江二爷正不悉他要怎样懊丧和悲痛！”冯侍嫔说到这里，眼圈儿已早红了。正德帝微微笑了笑，点头说道：“江彬这厮，放着奇术自己享受，待朕明天叫他进宫来，把内外嫔妃宫女都命他选择一下，看谁是能习学那异术的，立刻跟他学习去。”冯侍嫔见说，又暗暗替江彬捏一把汗，深悔自己说话不慎，岂不又害了江彬。

因冯侍嫔自十九岁做江彬的侍姬，两人恰好一对璧人。冯侍嫔果然出落得冶艳，江彬也是风姿俊美。妇女们谁不喜欢美貌郎君，所以她对于江彬最死心塌地的，誓当偕老，两人爱情的深密也就可想而知。偏偏不识相的正德皇帝，一见了美妇便人伦不顾的，甚么嫡母父妃都要玩一会儿，休说是嬖臣的姬妾，当然老实不客气的占了再说。冯侍嫔不敢不从，芳心中兀中牵挂着江彬。她侍寝君王，恩承雨露，枕上常常泪痕斑斑。有时被正德帝瞧破，推说思想父母，忆怀故乡。正德帝很觉疑惑，以是不大得宠。否则以冯侍嫔那样容貌，怕不压倒六宫粉黛么？有一次上，正德帝恶她善哭，几乎贬禁起来。冯侍嫔受了这番的教训，就一变她的态度，一天到晚嘻笑浪谑，又弄些花样儿出来，甚么炫妆、歌唱之类，将声色两字，博正德帝的欢笑，或者得乘机进言，赐恩获与江彬破镜重圆，这是她私心所希冀的。那正德帝本来是个嗜好声色的君王，冯侍嫔的一拳，正打着了红心，果然把个淫佚昏惯的正德皇帝逗引得日夜的合不拢嘴来，冯侍嫔也渐渐得宠了。

正德帝每晨在西苑中坐端纯殿受朝。朝罢回宫，便来看冯侍嫔梳髻。宫侍们忙着梳发刷鬓、搓粉调脂、打水递巾的，至少有半天的奔走。正德帝躺在绣龙椅上，静悄悄的瞧着冯侍嫔上妆。待宫女们罩好了珊瑚网，正德帝便去苑中花棚里亲自摘些鲜花来，替冯侍嫔簪在发髻上。这是素日的常事。宫女和冷落的嫔妃们把皇帝簪花视为殊荣，在冯侍嫔却看惯了，当他是桩极平淡的事儿。可怜那班失宠的贵妃，还盼不到皇帝的一顾，幸和不幸真差得天渊呢！正德帝在清晨看冯侍嫔梳髻，一到晚上，又来坐着看她卸妆，待至卸毕，就携手入寝。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竟似成了老规例一般。

那老宫女们也伺候惯了，早晨到冯侍嫔起身，妆台边已设好了龙垫椅，妆台上摆好了各样果品珍饼，银炉中烹茗，鸡鸣罐里煮着人参汤，杯中备了杏酥，金甌中蒸着鹿乳。正德帝退朝回宫，循例来坐在妆台边，一面看梳头，一面吃着点心。宫女先进鹿乳，是苑内老鹿身上，由司膳内监去采来，专供给正德帝晨餐的。每天的清晨，内监持着金甌去采了鹿乳，探知皇帝昨夜留幸那一宫，便交那一宫的宫女。皇帝夜宿在那里，退朝后必往那里早餐的。早餐毕，才得到别宫去。倘皇帝事多善忘，听政回宫

时记不得昨晚所宿的地方，自有尚寝局的太监预候在宫门（总门），一俟侍卫散值，便来导引皇帝到昨夜临幸的宫中。因怕皇帝错走别宫，那里不曾预备晨餐的，不是叫皇帝要挨饿了？譬如鹿乳等物，每天不过半瓯，皇帝那里宿，司膳太监便递在那里，别宫是没有的。万一仓卒到了别宫，不知这些东西在那一宫，宫院又多，一时查也查不出来，必召司膳太监询明了，才知道在甚么地方。待去转弯抹角的取来，已快要午晌了。所以皇帝宿那一宫，即由这个宫中置备，又有内监导引。祖宗立法，真可算得美备无阙了。

当下正德帝饮了鹿乳，宫女们又把冲上两杯杏酥，这可不比鹿乳，侍嫔也得染指了，和皇帝各人一杯。他如参汤、鸡仁、虎髓冲，嫔妃一般的在旁侍餐。最后便是一盅香茗，给皇帝和妃子漱口。到了晚上，皇帝所幸的宫中也烹茗煮汤的侍候着，都是宫闱的惯例。正德帝在冯侍嫔那里，黄昏时来看卸妆，便斜倚在躺椅上，一头呷着参汤，还和冯侍嫔谈笑，这也是日常的老花样了。

可是这天夜里，不见正德帝进宫，想是往幸别宫去了。本是没有甚么希罕的，偏是冯侍嫔不能安心，唤老宫女去探看，回说：“皇上独坐在水月亭上，仰天在那里叹气。”冯侍嫔见说，不由得惊骇道：“莫非外郡有甚么乱事，皇帝心上忧闷么？”于是不敢卸妆了，竟扶持着两名宫人，盈盈的往水月亭上来。这座水月亭子当初是水榭改建的，里面很觉宏敞。孝宗三旬万寿时，亭上还设过三四桌的酒筵。正德帝驻了西苑，把亭子截做了两间。外面的小室，有时也召对相卿。后室却较宽大，正德帝令置了一张牙榻，作为午昼憩息的所在。又因御驾常幸，内监们收拾得窗明几净，真是又清洁又雅致。正德帝也偕了冯侍嫔到这里来谈笑坐卧的。这里冯侍嫔是走熟的地方，便带了宫人来见圣驾。正德帝似不太高兴的，只略略点头。冯侍嫔察言观色的本领很强，知道正德帝心里有事，就搭讪着瞎讲一会儿。正德帝倒被他挖开了牙齿，慢慢的谈了起来。冯侍嫔细探口风，知正德帝的不悻，多半是为了政事，不过词锋中好像还有一桩甚么委屈的事隐含在里边，一时倒猜不出他了。

大家说了半晌，正德帝见一轮皓月当空，不禁笑道：“这样的好月色，如吹一回玉笛，歌一出佳剧，不是点缀风景么？”冯侍嫔要正德帝欢喜，巴不得他有这句话，忙叫宫侍取过琵琶来，春葱般的玉指拨弄弦索，和了宫商，唱了一段《明月飞鸿》。正德帝屏息静听，忽尔颌首，忽尔拍手，听得佳处，真要手舞足蹈了。其时醺楼打着两更三点，内监们都去躲在角中打盹，只有两个老宫女侍候着，正德吩咐一个去烹茗，一个去打瓮头春，并命通知司膳局置办下酒品。两个老宫人奉谕各自去了。

正德帝起身推开亭下的百叶窗，望着湖心正把皎月映在水底，微风吹绉碧流，似有千万个月儿在那里激荡。正德帝叹口气道：“‘人生几见月当头’，咏的是佳景不常见。又说‘今人不见古时月，古月依旧照今人’，人寿能有几何？月阙常圆，人死便休，怎及得月儿似的万世不灭？”冯侍嫔见正德帝感慨人事，怕他忆起刘芙贞和风姐来，故而伤怀，便也来伏在窗口上，笑着说道：“人家谓李青莲是个酒仙才子，他为甚的那样愚呆，会到水中去捞起月儿来？”正德帝大笑道：“你说他愚呆了，他到底有志竟成，结果被他把月儿捞着了。”冯侍嫔也笑得和风摆杨柳般的说道：“那里有这么